



警惕自我糟蹋文化

□ 冯骥才

我们必须正视：一种文化上自我糟蹋的现象不能不使人忧虑。

我们悠久历史养育和积淀下来的文化精华，尤其是那些最驰名、最具影响的——从名城名镇名街，到名人名著墓，乃至各类文化遗产等，都在被热热闹闹地重新“打扮”，甚至拆卸重组，再浓妆艳抹，挤眉弄眼，招摇于市。

那些在城市改造中残剩无多的历史街区，忽然被“聪明”地发现，它们竟是一种天赐的旅游资源。已经拆掉的无法复原，没拆的也难逃厄运——全被开发成商业风情街（实际上是风情商业街）。

更糟糕的是很多古村古镇正被“腾笼换鸟”，迁走原住民，然后大举招商，一个个被改造成商铺、旅店、农家乐、茶社、咖啡屋混成一团的“游客天堂”。

在这“天堂”里，连一间见证历史的博物馆也没有，导游讲的传说不少是编造的民间故事，至于名人故居，大多是找来一些毫不相干的红木家具、老瓶老壶、三流字画，不伦不类地摆一摆。没人拿名人的人当回事，只拿名人的名当回事。

历史的内涵、文化的意蕴、独特的精神跑到哪里去了？没人管也没人问。

有人说旅游本来就是走马观花，用不着太认真。那么，再看看我们影视中的历史文化吧。

我们的历史名人只要一跑到银幕和荧屏上，不论明君重臣，还是才子佳人，大都多了一身好功夫，动不动大打出手，甚至背剑上房。没有确认的朝代与地域，衣食住行的道具、物品和礼俗全是胡编乱造。

历史在这里只是被借用的一个空袋子，什么都可以往里装。

一边是真实的历史被抽空内涵，只留下躯壳，滥加改造；一边是荒诞不经和无中生有的伪造——这便是当今国人眼中的历史文化。

经过这样的粗鄙化打造，在人们眼里，古村古镇无非是些年久失修的老房子，名人故居不过是几间老屋子，历史上的人物全有几招花拳绣腿，全离不开男欢女爱。没有庄重感、神圣感、厚重感甚至基本的美感，从哪里感知“博大精深”？

真正强大的文化一定又精又深。比如唐诗宋词、维也纳音乐、俄罗斯文学。只有在精深的文化中，才会有大作品和大家的出现，社会文明才能整体提高。

而当下这种鄙俗化的潮流，这种充满谬误、以假乱真的伪文化，正在使我们的文化变得粗浅、轻薄、空洞、庸俗，甚至徒有虚名，有害公众的文化情怀和历史观，也伤及中华文化的纯正及传承。

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，很难对自己的文化心怀挚爱与虔敬。到底是什么力量在驱动这股潮流？一句话戳穿，即以文化谋利。

毋庸讳言，任何事物进入市场，都不免受到市场规律的制约，不免依照消费需求和商业利益调整自己。

但调整是科学调整，不能扭曲甚至破坏自己去换取经济利益。文化更具特殊性，它直接影响着社会文明与全民素质。不能为了畅销、票房、收视率，为了利润的最大化和“疯狂的GDP”，而放弃文化固有的尊严。

（据新华网）

DOI:10.14061/j.cnki.cn13-1033/d.2016.11.041

多给“华阴老腔”露脸的机会

□ 钱凤伟

在2月15日华阴市总结表彰暨抓落实工作会上，华阴市拿出30万元奖励“华阴老腔”，并为“华阴老腔”颁发突出贡献奖，为老腔艺人们颁发了荣誉证书。此次奖励既为改善老人们生活，也为今后“华阴老腔”培养新人、筹建博物馆等奠定基础。

央视猴年春晚上，谭维维与“华阴老腔”演唱的一首《华阴老腔一声喊》，让观众印象深刻。该节目也一度从西安分会场，临时安排到了北京主会场。华阴老腔是我国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此番登上春晚舞台受到了广泛关注和普遍赞誉。

非遗能延续至今，毕竟有着存在的合理性。于年轻人，尽管追求时尚，但是也并不排斥传统。也因



此，登上春晚的“华阴老腔”不仅“雅俗共赏”而且“老少皆宜”。当然，历经时移世易，尤其是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化以及城市化步伐加快，人们的生活节奏和审美观念已然发生巨大变化，现代文化的冲击之下，非遗大多已经濒临绝境。但非遗与现代生活脱节，很大程度上，只是因为信息的不对称，比如现在的年轻人，与其说是他们不喜欢非遗，不如说是非遗没有走进年轻人的生活。



无疑，传承性是非遗保护的关键。没有传承，也就没有保护。保护文化遗产的目的，是“守护精神家园”。显然，这应是政府主导的公益事业，也是弘扬传统文化的应有之义。而政府其实也大有可为。比如对非遗给予政策上的倾斜，非遗的演出，或给予一定的补贴，或由政府出资组织公益性演出。对非遗的传人，保证一定的生活福利享受，让他们首先无生存之忧。而于培养接班人，除了本人的热爱，更需要保证相应的待遇。

现在华阴市对“华阴老腔”的奖励，“既为改善老人们生活，也为今后‘华阴老腔’培养新人、筹建博物馆等奠定基础”，值得期待。希望其他的非遗也能多赢得露脸的机会，让更多人了解、关注，从而绽放异彩。

（据《北京晨报》）

DOI:10.14061/j.cnki.cn13-1033/d.2016.11.042

用地名标注文化

□ 管璇悦

“东直门，挂着匾，隔（jiè）壁儿就是俄罗斯馆。俄罗斯馆，照电影，隔壁儿就是四眼井。四眼井，不打钟，隔壁儿就是雍和宫。雍和宫，有大殿，隔壁儿就是国子监……”这首《东直门挂着匾》创作于民国初年，是老北京小时候常哼唱的歌谣。每句唱一个地名，串起的不仅是日常生活的记忆，还有这座

城市的文化历史。

小到台站港场、街巷里弄，大到城市名称、行政区划，都属于地名的范畴。城市发展对地名产生了巨大的冲击。全国第二次地名普查数据显示，近30年来，我国有6万多个乡镇名称和40多万个建制村名被弃。一批批老地名在冲击中消失，一个个新地名也在进程中产生。

最近，杭州市就为主城区的51条道路和32座桥梁取了新名字。这次取地名，不是政府自己拍脑袋，而是让市民一起出主意。梦蝶街、紫箫巷、忆音路，新地名被称赞“既好听又有内涵”，在地名乱象常被诟病的当下，实属难得。

今日的新地名就是明日的老地名。变迁之下，保护老地名固然重要，取好新地名也是件马虎不得的事。

往小了看，地名与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，家长里短、离合悲欢，都在这里发生，一旦开始没有取好，整治修改代价很大，叫惯了的百姓可能还不买账；往大了说，地名是当地风土人情、历史文化的体现与记录，承载的是一方乡愁。萧乾惦记着小时候住过的菊儿胡同，鲁迅忘不了家乡绍兴，故乡的地名往往烙印在人的记忆深处。

取好地名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取好地名不能有名无实。春秋战国时期曾有过名实之辩，如果说组成地名的简单音节是名，那么实应当是名背后蕴含的风土、历史、民俗、变迁等等。用某某三路、某某四路简单命名，建设路、解放街比比皆是，给建筑物冠上洋名字……地名有了，内涵却丢了。

取好地名不能只靠政府。与地名打交道最多的是市民，他们在这里生活，和城市一起成长，熟悉这片土地，也了解自己的需求。让他们帮忙，集思广益，自然能诞生好听、实用，又有当地特色的名字。

取好地名不必局限于向历史找补。若是正好有历史典故可以化用其中当然好，但若没有也不必牵强刻意。不是无视过去，而是尊重当下。时代在变化，城市也在生长，在理解过往的同时，不妨赋予它新的内涵。这些新内涵，或许就是后人想要追溯的曾经。

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曾将地名比作人类历史的活化石。好地名没有固定的标准，名实兼顾却是必需的。但城市的人文历史内涵不能光靠地名来担，取好新地名，留住老地名，保护老建筑，修缮老街区，为它们在新时代找到新活法，方能共同守护城市的回忆与温度。

（据《人民日报》）